

·文史新探·

类书乐部乐府学文献价值说略*

吴相洲

内容摘要:文章阐述了类书乐部的乐府学文献价值:乐部收录大量乐府,保留很多相关信息,是整理和补编《乐府诗集》的重要资料;乐部有关某类乐府之“叙事”成为《乐府诗集》叙论写作模板和资料来源;乐部中关于乐府本事、名物等解释性文字是《乐府诗集》解题的资料来源;很多亡佚乐志、乐录因类书乐部征引得以部分保存,是乐府学研究珍贵资料。

关键词:类书乐部 乐府学 文献价值 《乐府诗集》

乐府学典籍有很多种,如乐志、乐典、乐录、歌录、琴书、解题等,其中还包括类书乐部。类书为古代“隶事分类”^①之书,东晋袁宏《后汉纪序》云:“前史之阙,古者方今不同,其流亦异。言行趣舍,各以类书。”^②最早的类书大概是曹魏时缪袭等人所撰《皇览》,《隋书·经籍志》归入子部^③。后代因袭,遂成传统。如《新唐书·艺文志三》云:“丙部子录,其类十七……十五曰类书类。”^④类书虽归入子部,但非标准子书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类书类一》云:“类事之书,兼收四部,而非经、非史、非子、非集。”^⑤然而正因类书取材四部而又不似四部,读者可以通览四部有关某一事物的资料,于乐府学研究有特别的文献价值。例如《乐府诗集》是乐府学集大成著作,集中作品、叙论、解题与前代类书乐部内容多有重合,足见乐部所载内容之重要。本文即以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、徐坚等《初学记》、李昉等《太平御览》三部类书乐部为例,简要说明类书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《乐府诗集》整理与补编”阶段性成果(13&ZD110)。

①纪昀等: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·子部总叙》云:“隶事分类,亦杂言也,旧附于子部,今从其例,故次以类书。”(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九十一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1191页)

②《全晋文》卷五十七,严可均: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,中华书局,1958年,第1785页。

③《隋书》卷三十四《经籍志》:“《皇览》一百二十卷(缪袭等撰)。”魏徵等:《隋书》,中华书局,1973年,第1009页。

④欧阳修、宋祁:《新唐书》卷五十九,中华书局,1975年,第1509页。

⑤纪昀等: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三十五,第1769页。

类书乐部往往收录乐府诗作,尤以《艺文类聚》为最。该书乐部共有四卷,卷一、卷二基本上是乐府。乐部一“乐府古诗”、乐部二“乐府”共辑录汉魏六朝乐府110馀题近250首,乐部三“歌”目下辑录60题61首乐府,涉及郊庙、燕射、鼓吹、横吹、相和、清商、琴曲、杂曲、杂歌、谣辞等类别,唯不及舞曲歌辞、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。盖因是书举例收录乐府,本不求其全,故不及舞曲歌辞。而近代曲辞专指隋唐乐府歌辞,新乐府辞只收唐代诗作,《类聚》成书于唐初,所以没有收录。

在歌辞编排上,“乐府古诗”先列原作或古辞,后列拟作,按作者存世先后排列。如《燕歌行》,先列“魏文帝”之作,后列“魏明帝”、“晋陆机”、“宋谢惠连”、“梁元帝”、“周王褒”、“周庾信”之作。原作者不明时先列古辞,如《饮马长城窟行》先列古辞,然后列“魏文帝”、“晋傅玄”、“晋陆机”、“梁沈约”之作。诗题保留拟作标记。如《白马篇》,就先列“魏陈王曹植《白马篇》”,然后列“宋袁淑《效曹子建白马篇》”、“宋鲍昭《代陈王白马篇》”、“梁沈约《白马篇》”。说明这些诗作取自诗人别集或诗歌总集,保留了具体创作信息。如被收入歌录,这些信息就可能被省略。郭茂倩编《乐府诗集》主要取材于歌录,诗题中就没有这些信息。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,即少量诗作取自别集或诗歌总集,但郭茂倩为了保持全书体例统一,故意省略了诗题标记。《类聚》收录诗作还留意标注作者年代,如“魏文帝”、“晋傅玄”、“梁沈约”等,这一做法被《乐府诗集》采纳。分门别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智慧,《乐府诗集》是乐府学集大成著作,体例安排颇具匠心,其中就包括对前代类书体例的借鉴。

考察乐部收录乐府情况,应该注意分辨哪些是乐府:

首先,《类聚》乐部一设“乐府古诗”一目,但乐府和古诗是两个概念,为何在“乐府”后面加“古诗”二字?查其所收都是乐府,可能是编者有意强调这些作品是唐前人所作,与唐人称隋代以前乐府为“古乐府”情形类似。乐部二“乐府”条下收录乐府以后,又收录了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周、隋9人9首咏妓诗,题作《夜听妓诗》、《听夜妓诗》、《春夜看妓诗》、《咏妓诗》、《看妓诗》、《侯司空第山园咏妓诗》、《隔壁听妓诗》、《夜闻邻妓诗》。这些显然不是乐府,很可能是撰者忘记加上了“诗”这一类别标题。

其次,乐部三“歌”目下收录了很多乐府,编者没有标明这些是乐府,但绝大多数是乐府。这些乐府大部分被《乐府诗集》收录,只有陆机《百年歌》没有收录。那么《百年歌》是否为乐府呢?一目所收60首都是乐府,就这一首不是,于情理不合。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,即欧阳询认为是,郭茂倩认为不是。不同时期人乐府认定标准不同是正常现象,如《文选》在“乐府”之外又立“郊庙”、“挽歌”、“杂歌”等目,《文苑英华》既有“乐府”一类,又有“歌行”一类,

细加勘察,“乐府”中有歌行,“歌行”中有乐府。仅凭《艺文类聚》收录就认定《百年歌》是乐府,理由还不够充分。

再次,《艺文类聚·乐部》还收录了很多其他诗作,作为描写某一事物的资料,当中也有少量乐府。如“舞”目下所引第一首诗就是宋南平王《白紵舞曲》:“仙仙徐动何盈盈,玉腕俱凝若云行。佳人举袖曜青蛾,掺掺擢手映鲜罗。状似明月汎云河,体如轻风动流波。”^①而这首诗是《白紵舞曲》歌辞,被《乐府诗集》收录在“舞曲歌辞四”当中。

认定乐府是一项重要工作,无论是《乐府诗集》补编还是续编,都会遇到这一问题。但这一工作难度系数很高,需要综合更多文献仔细判断。其中就包括类书乐部。

二

《乐府诗集》将乐府诗分为12类,每类下面有叙论,说明类别成因、性质、流变以及研究情况,是《乐府诗集》中最具学术含量和最能体现作者乐府学思想的一部分。郭茂倩撰写叙论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,其中就包括了类书乐部之“叙事”。如《初学记·乐部》在叙述音乐各类事物前面都设有“叙事”,有些叙事就成了《乐府诗集》叙论写作模板。例如“歌”目“叙事”就引用了《尚书》、《月令章句》、《毛诗序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韩诗章句》、《纂要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宋书·乐志》等文献,说明歌的概念、来历、歌谣区别、各种名称、著名歌者、著名作品等项内容。《乐府诗集》“杂歌谣辞”叙论也征引《毛诗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韩诗章句》、《纂要》、《宋书·乐志》等文献,说明歌之概念、来历、歌谣区别、各种名称、著名歌者、著名作品。二书借鉴之迹一目了然。尤以琴曲歌辞叙论最为明显,基本上是照抄《初学记·乐部下·琴·叙事》而成。且看下表:

《初学记·乐部下·琴·叙事》	《乐府诗集·琴曲歌辞·叙论》
《琴操》曰:“伏牺作琴,以修身理性,反其天真也。”[又按《世本》、《说文》、《桓谭新论》,并云神农作琴。二说不同。]……《白虎通》曰:“琴者,禁也。禁止于邪,以正人心也。”《琴操》曰: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,[象三百六十六日]。广六寸。[象六合。]文上曰池,[池者,水也,言其平。]下曰滨。[滨者,服也。]前广后狭,象尊卑也,上圆下方,法天地也。五弦象五行。”[《风俗通》曰:“琴长四尺五寸者,法四时五行;七弦以法七星。”]大弦为君,小弦为臣。文王武王加二弦,以合君臣之恩。[释智匠《乐录》曰:“文王加一,武王加一,	琴者,先王所以修身、理性、禁邪、防淫者也,是故君子无故不去其身。《唐书·乐志》曰:“琴,禁也。夏至之音,阴气初动,禁物之淫心也。”《世本》曰:“琴,神农所造。”《广雅》曰:“伏羲造琴,长七尺二寸,而有五弦。”扬雄《琴清英》曰:“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化。”《琴操》曰: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,象三百六十六日。广六寸,象六合也。文上曰池,池,水也,言其平。下曰滨,滨,宾也,言其服也。前广后狭,象尊卑也。上圆下方,法天地也。五弦,五行也。文王、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。”《古今乐录》曰:“今称二弦为文武弦

①欧阳询等:《艺文类聚》卷四十三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768页。

(续表)

今称二弦为文武弦。”]《三礼图》曰:“琴第一弦为宫,次弦为商,次为角,次为羽,次为徵,次为少宫,次为少商。”《尔雅》云:“琴谓之离。”[郭璞曰:“大者十弦。”]《乐录》曰:“大琴二十弦,今无此器。”梁元帝《纂要》曰:“古琴名有清角、[黄帝之琴。]鸣廉、修况、篮肋、号钟、自鸣、空中、[号钟,齐桓公琴。]绕梁、[楚庄王琴。]绿绮、[司马相如琴。]焦尾、[蔡邕琴。]凤皇。[赵飞燕琴。]古之善鼓琴者有匏巴、师文、师襄、[并见《列子》。师襄亦见《家语》,孔子师之。《韩诗》为“师堂子”。]成连、伯牙、方子春、锺子期。[并见《琴操》。]汉有渤海赵定、梁国龙德。[见刘向《别录》。]《风俗通》曰:“凡琴曲,和乐而作,命之曰畅;[畅者,言其道之美畅,犹不敢自安。]忧愁而作,命之曰操。[操者,言困厄穷迫,犹不失其操。]”《琴操》曰:“古琴曲有诗歌五曲:一曰《鹿鸣》,二曰《伐檀》,三曰《驹虞》,四曰《鹊巢》,五曰《白驹》。又有十二操:一曰《将归操》,二曰《猗兰操》,三曰《龟山操》,四曰《越裳操》,五曰《拘幽操》,六曰《岐山操》,七曰《履霜操》,八曰《朝飞操》,九曰《别鹤操》,十曰《残形操》,十一曰《水仙操》,十二曰《怀陵操》。又有九引:一曰《烈女引》,二曰《伯妃引》,三曰《贞女引》,四曰《思归引》,五曰《霹雳引》,六曰《走马引》,七曰《箜篌引》,八曰《琴引》,九曰《楚引》。”又有河间杂歌二十一章《琴历》曰:“琴曲有《蔡氏五弄》、《双凤》、《离鸾》、《归凤》、《送远》、《幽兰》、《白雪》、《长清》、《短清》、《长侧》、《短侧》、《清调》、《大游》、《小游》、《明君胡笳》、《广陵散》、《白鱼叹》、《楚妃叹》、《风入松》、《乌夜啼》、《楚明光》、《石上流泉》、临汝侯子安之《流渐涸》、《双燕离》、《阳春弄》、《说人弄》、《连珠弄》、《中挥清》、《畅志清》、《蟹行清》、《看客清》、《便僻清》、《婉转清》。”^①

是也。”应劭《风俗通》曰:“七弦,法七星也。”《三礼图》曰:“琴第一弦为宫,次弦为商,次为角,次为羽,次为徵,次为少宫,次为少商。”桓谭《新论》曰:“今琴四尺五寸,法四时五行也。”崔豹《古今注》曰:“蔡邕益琴为九弦,二弦大,次三弦小,次四弦尤小。”梁元帝《纂要》曰:“古琴名有《清角》,黄帝之琴也。鸣鹿、循况、滥肋、号钟、自鸣、空中,皆齐醒公琴也。绕梁,楚庄王琴也。绿绮,司马相如琴也。焦尾,蔡邕琴也。凤皇,赵飞燕琴也。自伏羲制作之后,有瓠巴、师文、师襄、成连、伯牙、方子春、锺子期,皆善鼓琴。而其曲有畅、有操、有引、有弄。”《琴论》曰:“和乐而作,命之曰畅,言达则兼济天下而美畅其道也。忧愁而作,命之曰操,言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。引者,进德修业,申达之名也。弄者,情性和畅,宽泰之名也。其后西汉时有庆安世者,为成帝侍郎,善为《双凤离鸾之曲》,齐人刘道强能作《单凫寡鹤之弄》,赵飞燕亦善为《归风送远之操》,皆妙绝当时,见称后世。若夫心意感发,声调谐应,大弦宽和而温,小弦清廉而不乱,攫之深,醅之愉,斯为尽善矣。古琴曲有五曲、九引、十二操。五曲:一曰《鹿鸣》,二曰《伐檀》,三曰《驹虞》,四曰《鹊巢》,五曰《白驹》。九引:一曰《烈女引》,二曰《伯妃引》,三曰《贞女引》,四曰《思归引》,五曰《霹雳引》,六曰《走马引》,七曰《箜篌引》,八曰《琴引》,九曰《楚引》。十二操:一曰《将归操》,二曰《猗兰操》,三曰《龟山操》,四曰《越裳操》,五曰《拘幽操》,六曰《岐山操》,七曰《履霜操》,八曰《朝飞操》,九曰《别鹤操》,十曰《残形操》,十一曰《水仙操》,十二曰《襄陵操》。自是已后,作者相继,而其义与其所起,略可考而知,故不复备论。”^②

从上表中可以看出,《初学记·乐部下·琴·叙事》和《乐府诗集·琴曲歌辞·

①徐坚等:《初学记》卷十六,中华书局,2004年,第385、386页。

②郭茂倩撰,聂世美、仓阳卿校点:《乐府诗集》卷五十七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,第633、634页。

叙论》都论及琴德、琴形、琴名、琴人、琴曲,借鉴痕迹清晰可辨。当然《初学记》中有些“叙事”《乐府诗集》“叙论”没有借鉴。例如“舞”,“叙事”主要叙述舞的分类,“叙论”主要讲舞的功用。再如“鼓”,“叙事”主要讲鼓的形制,而“叙论”主要讲鼓吹的来历。

由于《乐府诗集》各类叙论旨在论述该类成因、功用及其发展过程,涉及知识相当丰富,其他类书乐部所列资料也可能被《乐府诗集》叙论所引用。如《艺文类聚》“歌”目下摘录了《月令章句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毛诗序》三种书中有关“歌”的论述。

三

《乐府诗集》诗作下面往往著有解题,用来解释概念,记录本事,考证问题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对《乐府诗集》解题评价很高:“其解题征引浩博,援据精审,宋以来考乐府者,无能出其范围。”^①《乐府诗集》成书前有解题著作,如晋崔豹《古今注·音乐》、唐吴兢《乐府古题要解》、刘餗《乐府古题解》等书,《乐府诗集》都有征引。类书乐部按类胪列资料,虽然不像解题著作那样具有学术含量,但方便取用,也是《乐府诗集》解题的重要资料。例如《艺文类聚·乐部三》“歌”目下收录的部分歌辞就带有本事,很像《乐府诗集》中的解题。且看下表:

《艺文类聚·乐部三·歌》	《乐府诗集·琴曲歌辞》《乐府诗集·杂歌谣辞》
《汉书》又曰:“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,方士齐人少翁,言能致其神,乃夜设灯烛帷幄,而令帝居他帐,遥见望好女,如夫人之貌,而不得就视,愈益悲感,为作诗,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,曰:‘是耶非耶,立而望之,偏娜娜何冉冉其来迟。’” ^②	《乐府诗集·杂歌谣辞二》《李夫人歌》解题引《汉书·外戚传》曰:“帝思念不已。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,乃夜张灯烛,设帷帐,陈酒肉。而令帝居他帐,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,还幄坐而步。又不得就视,帝愈益相思悲感,为作诗,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。”诗云:“是邪非邪?立而望之,偏何姗姗其来迟!” ^③
又《卿云歌》曰:“卿云烂兮,礼漫漫兮,日光华,旦或旦兮。”八伯咸进,稽首曰:“明明上天,烂然星辰,日月[《太平御览》五百七十一“月”下有“光”字。]华,弘兮[《御览》作“予”。]一人。”帝乃再歌曰:“日月有常,星辰有行。四时从经,万姓允诚。于予论乐,配天之灵。” ^④	《乐府诗集·杂歌谣辞一》《卿云歌三首》解题引《尚书大传》曰:“舜将禅禹,于时俊乂百工相和而歌《卿云》。帝乃唱之曰‘卿云烂兮’;八伯咸进,稽首曰‘明明上天’;帝乃再歌曰‘日月有常’。”其一云:“卿云烂兮,纠漫漫兮。日光华,旦复旦兮。”其二云:“明明上天,烂然星陈。日光华,弘于一人。”其三云:“日月有常,星辰有行。四时顺经,万姓允诚。于予论乐,配天之灵。迁于贤善,莫不咸听。鼗乎鼓之,轩乎舞之,精华已竭,褰裳去之。” ^⑤

①纪昀等: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八十七,第2614页。

②欧阳询等:《艺文类聚》卷四十三,第771、772页。

③郭茂倩撰,聂世美、仓阳卿校点: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四,第895页。

④欧阳询等:《艺文类聚》卷四十三,第772页。

⑤郭茂倩撰,聂世美、仓阳卿校点: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三,第884、885页。

(续表)

《艺文类聚·乐部三·歌》	《乐府诗集·琴曲歌辞》《乐府诗集·杂歌谣辞》
周穆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,西王母为天子谣曰:“白云在天,山陵自出。道里悠远,山川间之。将子无死,尚能复来。”天子答曰:“予归东土,和治诸夏。万民平均,吾顾见汝。比及三年,将复而野。” ^①	《乐府诗集·杂歌谣辞五》《白云谣》解题引《穆天子传》曰:“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,西王母为天子谣,天子答之。”诗云:“白云在天,山陵自出。道里悠远,山川间之。将子无死,向复能来。”《穆天子谣》:“予归东土,和治诸夏。万民平均,吾顾见汝。比及三年,将复而野。” ^②
齐宁戚扣牛角歌曰:“沧浪之水白石粲,中有鲤鱼长尺半。敝布单衣裁至骭,清朝饭牛至夜半。黄犊上坂且休息,吾将舍汝相齐国。” ^③	《乐府诗集·杂歌谣辞一》《商歌二首》解题引《淮南子》曰:“宁越欲干齐桓公,因穷无以自达,于是为商旅,将任车以商于齐,暮宿于郭门外。桓公郊迎客,夜开门,辟任车,爇火甚盛,从者甚众。越饭牛车下,望见桓公而悲,击牛角而疾商歌。桓公闻之曰:‘异哉,非常人也!’命后车载之。”其二曰:“沧浪之水白石粲,中有鲤鱼长尺半。弊布单衣裁至骭,清朝饭牛至夜半。黄犊上坂且休息,吾将舍汝相齐国。” ^④
又燕荆轲《萧萧歌》曰:“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,丹祖送于易水之上,高渐离击筑,荆轲歌,宋意和之,曰:‘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不复还。’” ^⑤	《乐府诗集·琴曲歌辞二》《渡易水》解题引《史记》曰:“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,丹送之至于易水之上,轲使高渐离击筑,荆轲和而歌,为变徵之声。又前而为此歌,复为羽声慷慨,于是就车而去。”诗云: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 ^⑥
汉高祖《大风歌》曰:“高祖还过沛,留,置酒沛宫,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相酒,发沛中儿,得百二十人,教之歌。酒酣,上击筑自歌曰:‘大风起兮云飞扬,威加海内兮归故乡,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’” ^⑦	《乐府诗集·琴曲歌辞二》《大风起》解题引《汉书》曰:“高祖既定天下,还过沛,留,置酒沛宫,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,发沛中儿,得百二十人,教之歌。酒酣,帝击筑自歌,令儿皆和习之。帝自起舞。”诗云:“大风起兮云飞扬,威加海内兮归故乡,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” ^⑧

①欧阳询等:《艺文类聚》卷四十三,第772页。

②郭茂倩撰,聂世美、仓阳卿校点: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七,第925页。

③欧阳询等:《艺文类聚》卷四十三,第772页。

④郭茂倩撰,聂世美、仓阳卿校点: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三,第885、886页。

⑤欧阳询等:《艺文类聚》卷四十三,第772页。

⑥郭茂倩撰,聂世美、仓阳卿校点:《乐府诗集》卷五十八,第652、653页。

⑦欧阳询等:《艺文类聚》卷四十三,第772页。

⑧郭茂倩撰,聂世美、仓阳卿校点:《乐府诗集》卷五十八,第653、654页。

(续表)

《艺文类聚·乐部三·歌》	《乐府诗集·琴曲歌辞》《乐府诗集·杂歌谣辞》
汉武临河决,悼功之不成,乃歌曰: “瓠子决兮将奈何,浩浩洋洋,虑殫为 河。殫为河兮地不得宁,功无已□ [《汉书·沟洫志》作“时”]兮吾山平。 吾山平兮钜鹿[《汉书》作“野”]溢,鱼 弗郁兮迫冬日。” ^①	《乐府诗集·杂歌谣辞二》《瓠子歌二首》解题引《史 记·河渠书》曰:“天子既临河决,悼功之不成,乃作 歌二章……”其一云:“瓠子决兮将奈何?浩浩洋洋 兮虑殫为河。殫为河兮地不得宁,功无已时兮吾山 平。吾山平兮钜野溢,鱼弗郁兮柏冬日……蓄桑浮 兮准、泗满,久不反兮水维缓。” ^②
汉司马相如《琴歌》曰:“相如游临邛, 富人卓王孙家,有女文君,新寡,窃于 壁间见之。相如因以琴歌挑之曰:凤兮 凤兮归故乡,游遨四海求其皇。有艳 淑女在此房,何缘交接为鸳鸯。凤兮 凤兮从我栖,得托字尾永为妃。交情 通体心和谐,中夜相从知者谁。” ^③	《乐府诗集·琴曲歌辞四》《琴歌二首》引《琴集》曰: “司马相如客临邛,富人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,窃于 壁间见之。相如以琴心挑之,为《琴歌》二章。”其一 云:“凤兮凤兮归故乡,遨游四海求其凰。时未遇兮 无所将,何悟今夕升斯堂。有艳淑女在闺房,室迩 人遐毒我肠。何缘交颈为鸳鸯,胡颉颃兮共翱翔。” 其二云:“凤兮凤兮从我栖,得托孳尾永为妃。交情 通体心和谐,中夜相从知者谁?双翼俱起翻高飞, 无感我思使余悲。” ^④

从上表中可以看出,《艺文类聚》也记录了一些歌辞和本事,只是在记录中未将本事和歌辞分开,歌名和歌辞与《乐府诗集》有些出入,但大体一致。虽然不能断定《乐府诗集》这部分歌辞就取材于《类聚》,但不能排除参考《类聚》的可能性。但也应该指出,《类聚》只记录歌辞本事大概,目的是方便读者增广见闻,而《乐府诗集》有意识保留本事,必要时还会征引其他文献对本事进行考证和补充。

还应该指出,《艺文类聚·乐部三·歌》中还有一些《乐府诗集》没有收录的歌谣,如引《汉武内传》所载汉武帝见西王母时所听歌曲:“西王母命侍女安法婴,歌《玄云》曲,上元夫人自弹云林之瑟,乃歌《步玄》之曲曰:‘淥景清飏起,云盖映朱葩。兰房辟琳阙,碧室启琼沙。’”^⑤歌曲就不见于《乐府诗集》。可能是郭茂倩认为故事荒诞,故意未收。但周穆王见西王母事同样荒诞,郭茂倩照样收录其歌辞,所以也有可能是郭茂倩漏收了。

四

以上揭示了类书乐部与《乐府诗集》作品、叙论、解题内容重合之处,只是

①欧阳询等:《艺文类聚》卷四十三,第772、773页。

②郭茂倩撰,聂世美、仓阳卿校点: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四,第899、900页。

③欧阳询等:《艺文类聚》,卷四十三,第773页。

④郭茂倩撰,聂世美、仓阳卿校点:《乐府诗集》卷六十,第674、675页。

⑤欧阳询等:《艺文类聚》卷四十三,第772页。

从《乐府诗集》成书角度说明类书乐部的乐府学价值。乐府学范围宽广,举凡乐府活动及其相关知识都在研究之列,类书乐部乐府学文献价值远远不止上述这些。

例如考察乐府器乐表演情况,除了翻阅乐志、乐书、乐录以外,还可以从相关诗文描写中得到印证。如阮瑀《筝赋》、杜挚《笛赋》、嵇康《琴赋》专门描写某种乐器演奏。汉唐诗文中描写听某人以某种乐器演奏乐曲作品不计其数,如李颀《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》《听万安善弹琴》、白居易《琵琶行》、韩愈《听颖师弹琴》等。而类书在解释歌、舞以及各种乐器时经常引用诗文。这些诗文描述音乐特点、表演效果,是还原乐府诗音乐形态的重要资料。如《艺文类聚·乐部三》“舞”目下就引了后汉傅毅《舞赋》、后汉张衡《舞赋》以及梁简文帝萧纲《舞赋》。且看萧纲《舞赋》对《巴渝》《碣石》舞容、舞态的描写:“酌蒲桃,坐柘观,命妙舞,徵清弹。夔发初笄,参差俱集。信身轻而钗重,亦腰羸而带急。响玉砌而迟前,度金扉而斜入。似断霞之照彩,若飞鸾之相及。既相看而绵视,亦含姿而俱立。于是徐鸣娇节,薄动轻金,奏巴渝之丽曲,唱碣石之清音。扇才移而动步,鞞轻宣而逐吟。尔乃优游容豫,顾眄徘徊,强纤颜而失笑,乍杂怨而成猜。或低昂而失侣,乃归飞而相附。或前异而始同,乍初离而后赴。不迟不疾,若轻若重。聆鼓微吟,回巾自拥。发乱难持,簪低易捧。牵恃其思,怀娇知宠。”^①后人完全可以根据这些描写感受到舞者舞容舞态。

又例如我们在整理《乐府诗集》时需要征引大量文献来解释词语,而类书乐部有意识围绕乐府活动典章、名物、词语胪列文献,为解释这些词语提供了极大方便。如《太平御览·乐部》达22卷之多,分“雅乐”、“律吕”、“历代乐”、“鼓吹乐”、“四夷乐”、“宴乐”、“女乐”、“优倡”、“淫乐”、“歌”、“舞”,以及“钟”、“鐃于”、“磬”、“瑟”、“箏”、“筑”、“准”、“琴”、“笛”、“篪”、“管”、“箫”、“箫”、“笛”、“笙”、“竽”、“簧”、“埙”、“鼓”、“祝敌”、“笋虞”、“琵琶”、“羯鼓”、“鼙”、“五弦”、“六弦”、“七弦”、“太一”、“方响”、“缶”、“铎”、“铙”、“鐃”、“角”、“铜钵”、“壤”、“抚相”、“春牍”、“拍板”等细目,每目下征引文献,完全可以作为解释词语的资料。

类书乐部更重要的乐府学文献价值是可以用来辑佚和校勘。如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聚》成书于唐初,《初学记》成书于盛唐,白居易《六帖》成书于中唐,《太平御览》成书于宋初,唐宋以前很多乐府学典籍因类书乐部征引得以保存部分内容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艺文类聚提要》云:“然隋以前遗文秘籍,迄今十九不存。得此一书,尚略资考证。”^②具体事例如陈释智匠《古今乐录》,集魏晋南北朝乐录之大成,可惜宋代以后亡佚。但《太平御览》中征引20余条,在“歌二”目下一次征引11条,清人辑录《古今乐录》时仰赖《太平御览》者极多。《四库

①欧阳询等:《艺文类聚》卷四十三,第770页。

②纪昀等: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三十五,第1771页。

全书总目》陈旸《乐书》提要云：“唐以来乐书无传，北宋乐书惟《皇佑新乐图记》及此书存耳。”^①很多已经失传的乐府学典籍，后人都因《太平御览》征引得以窥见一鳞半爪。如《大周正乐》，后周窦俨等人撰集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^②、《崇文总目》均有著录，宋后不见著录。而《太平御览》征引《大周正乐》多达49条，《乐部十六·琴中》一次就征引27条。可见《太平御览》是后人得以窥见《大周正乐》部分内容的重要文献。

有些书虽然不像《古今乐录》、《乐府杂录》、《大周正乐》那样被征引这么多条，但同样能解决大问题。如清人汤球从《太平御览》卷五七一卷中辑录出臧荣绪著《晋书·乐志》有关《子夜歌》本事的记载，成了解决唐修《晋书·乐志》和沈约《宋书·乐志》到底谁抄录谁的公案的关键证据。再如《太平御览·乐部十一·歌四》所引《古乐志》一书：

《古乐志》曰：齐歌曰讴，吴歌曰歛，楚歌曰艳，淫歌曰哇。歌又有清歌、高歌、安歌、缓歌、长歌、浩歌、雅歌、酣歌、怨歌、劳歌。[《韩诗》曰：饥者歌食，劳者歌事。]振旅而歌曰凯歌，堂上奏乐而歌曰登歌，亦曰升歌。古之善歌者，有咸黑，[帝唐时善歌者，见《吕氏春秋》。]秦青，[响遏行云，声振林木。]薛谈，[秦青弟子。]韩娥，[齐人，余响绕梁三日已上。三人见《列子》。]王豹，[处于淇而河西善讴。]绵驹，[处高堂而齐右善歌。]瓠梁，[见《淮南子》。]鲁人虞公，[见刘向《别录》。]李延年，[见《汉书》。]古歌曲有《阳陵》《白露》《朝日》《鱼丽》《白水》《白云》《江南》《阳春》《淮南》《驾辩》《绿水》《阳阿》《采菱》《下里》《巴人》[并见《襄阳耆旧传》及梁元帝《纂要》。]《八阕》[葛天氏之歌，见《吕氏春秋》也。]《唐歌》[帝尝之歌。]《南风》《卿云》[并虞舜歌。]《晨露》。[汤歌。并见《吕氏春秋》。]汉歌曲有《大风》[高祖所作。]《芝房》《白麟》《朱雁》《交门》《天马》《房中》[已上并郊庙歌，见《汉书》也。]《盛唐》《枳阳》[武帝歌，见《汉书》。]《瓠子》[武帝观决河所作歌。]《玄云》《步云》。[西王母歌，见《汉武内传》。]古乐府有歌行，《艳歌行》《长歌行》《短歌行》[魏武帝作。]《朝歌行》《怨歌行》《前缓声歌行》《后缓声歌行》《棹歌行》《鞠歌行》《放歌行》《蔡歌行》《陈歌行》。^③

此《古乐志》一书不知何人何时所作，从内容和《御览》征引次序（放在梁吴均《续搜神记》之后和陈智匠《古今乐录》之前）看，大概是梁代著作。部分内容见于梁元帝《纂要》，《乐府诗集·杂歌谣辞叙论》：“梁元帝《纂要》曰：‘齐歌曰讴，吴歌曰歛，楚歌曰艳，淫歌曰哇，振旅而歌曰凯歌，堂上奏乐而歌曰登歌，亦曰升歌。’故歌曲有《阳陵》、《白露》、《朝日》、《鱼丽》、《白水》、《白雪》、《江南》、《阳春》、《淮南》、《驾辩》、《绿水》、《阳阿》、《采菱》、《下里巴人》，又有长歌、短

①纪昀等：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三十八，第502页。

②《宋史》卷二百二《艺文志》云：“《大周正乐》八十八卷（五代周窦俨订论）。”脱脱等：《宋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5054页。

③李昉等：《太平御览》卷五百七十三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第2589页。

歌、雅歌、缓歌、浩歌、放歌、怨歌、劳歌等行。”^①但因梁元帝《纂要》今已不存，难以认定是《古乐志》和《纂要》谁抄录了谁。《太平御览》仅摘此一条，仍不失为乐府学重要文献。例如所载《阳陵》、《白露》、《朝日》、《白水》、《驾辩》、《阳阿》等曲名虽然见于《乐府诗集·杂歌谣辞叙论》，但没有收录歌辞，而《朝歌行》、《蔡歌行》、《陈歌行》则根本不见于《乐府诗集》。这些歌名为重新认识《乐府诗集》中歌名提供了重要参考。如沈约《江南弄四首·阳春曲》解题引刘向《新序·宋玉对楚威王问》曰：“客有歌于郢中者，其始曰《下里巴人》，国中属而和者千人。其为《阳陵采薇》，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。其为《阳春白雪》，国中属而和者，数十人而已也。引商刻角，杂以流徵，国中属而和者，不过数人。是以其曲弥高，其和弥寡。然则《阳春》所从来亦远矣。”^②这段文字标点出自中华书局本。从《古乐志》中得知《阳陵》是一个曲子，那么这段文字中就应该调整：《下里巴人》作《下里》、《巴人》；《阳陵采薇》作《阳陵》、《采薇》，《阳春白雪》作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。再如《古乐志》把《汉武内传》所载《玄云》、《步云》当作乐府，为进一步认定这两个曲子为乐府提供了重要证据。类似例证有很多，若假以时日，应该对《太平御览》征引乐府学典籍进行一次清理。

【作者简介】吴相洲，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。研究方向：乐府学、唐代文学。

①郭茂倩撰，聂世美、仓阳卿校点：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三，第883、884页。

②郭茂倩：《乐府诗集》卷五十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729、730页。